

阑珊集。

阑珊集。

宋词是一朵情花。

李清照和朱淑真，

恰似宋词里的两生花，最得婉约词之风华。

两生花，爱与生命的象征。

李清照的《漱玉词》和朱淑真的《断肠词》

写尽了古代女子之美、之哀、

之欢喜、之愁离、之爱与生命。

王臣 作品

李清照和她的哀愁之诗，情花之词。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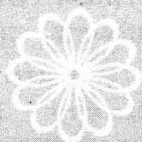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阑珊集

最贞静的女子，
最清丽的宋词

王臣 作品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阑珊集：最贞静的女子，最清丽的宋词 / 王臣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12-1715-8

I. ①阑… II. ①王… III. ①宋词—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2894 号

阑珊集：最贞静的女子，最清丽的宋词

著 者：王 臣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庄 宁

责任校对：张 翀

封面设计：SARTORI workshop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7（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9×1194 1/32

字 数：165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715-8

定 价：28.00 元

75	方寸乱 [蝶恋花]
80	花莫笑 [蝶恋花]
85	更凋零 [临江仙]
89	清梦好 [临江仙]
93	捻余香 [诉衷情]
98	旧家时 [南歌子]
103	烟光薄 [忆秦娥]
108	落花深 [好事近]
113	莫分茶 [摊破浣溪沙]
118	却无情 [摊破浣溪沙]
123	泪先流 [武陵春]
129	无佳思 [孤雁儿]
134	知几许 [永遇乐]
139	有餘情 [添字丑奴儿]
144	冷冷清 [声声慢]

上卷
李清照词

3	忘归路〔如梦令〕
8	卷帘人〔如梦令〕
13	波浩渺〔怨王孙〕
18	隐花钿〔浣溪沙〕
23	琥珀浓〔浣溪沙〕
28	嗅青梅〔点绛唇〕
33	愁千缕〔点绛唇〕
38	偏有意〔渔家傲〕
43	风休住〔渔家傲〕
48	只香留〔鹧鸪天〕
53	比并看〔减字木兰花〕
58	锦书来〔一剪梅〕
62	黄花瘦〔醉花阴〕
66	不相逢〔行香子〕
71	凝眸处〔凤凰台上忆吹箫〕

目 录

潇潇雨	199
蝶恋花	
疏萤度	203
菩萨蛮	
梧桐落	212
菩萨蛮	
恼人香	217
菩萨蛮	
暮与朝	222
鹊桥仙	
度暗香	226
卜算子	
惜花心	230
西江月	
零落谁	235
月华清	
寒阴晓	239
绛都春	

弯弯曲曲	[忆秦娥]	151
倦寻芳	[生查子]	156
芳草远	[谒金门]	160
忆前欢	[江城子]	165
梦不成	[减字木兰花]	172
弄轻柔	[眼儿媚]	177
意偏长	[鹧鸪天]	182
须臾住	[清平乐]	186
驾帷独	[点绛唇]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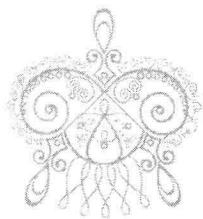
下卷

朱淑真词

上卷
李清照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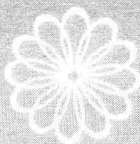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李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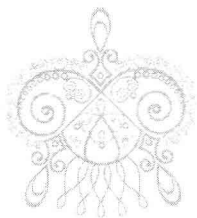
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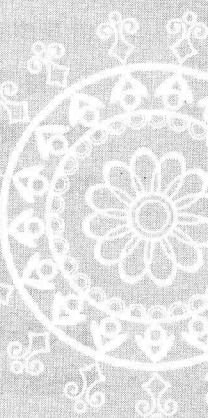
公元 1084—1155 年 在世。
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婉约派代表词人，被后世誉为“一代词宗”。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 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

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

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谐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



忘 归 路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如梦令》





那是几岁的年纪我已经记不得，但是我依然还是隐约可以看得见那个白衣少年手里捧着那一册边页泛黄的书时的荧荧流景。他在最单纯的年纪读到了最澄净的一首词。这是多么的幸运。读词许多年，追忆源头之处，再一次地听见了它的朗朗上口。

摊开这首《如梦令》的时候，那一些旧时情景跃然纸上，仿佛能够看得见那时候李清照的活泼欢快和明丽艳艳。李清照的少女时光是一条欢悦的溪，充满着粉嫩光阴里的不可思议。

那时，她还住在山东章丘明水镇的老家里。那时，她的人生还只是一面尚未盛放的旗帜，只是摇曳出多彩的微微生姿。带着最朴素的生活理想。

她说，她常常会忆起少女时代的自己。在溪边的亭子里游玩直到太阳落山才有翻醒的意识。只是，那心里积攒下的快乐仿佛是一口一口的清酒，饮时清爽却是后劲十足。身体精神连同日光一起微醺。

游兴满足的时候已是天黑时分，往回划船荡在溪里，不知不觉中就划进了荷花荡里。少女游荡在水泊之上，看着惊起的满滩水鸟。那时候的她，心里是极为干净的。清澈通透，未经世事的一尘不染。

这首词的词牌有一些说头。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写过这样的话：“东坡言《如梦令》曲名，本唐庄宗制。一名《忆仙姿》。嫌其不雅，改名《如梦令》。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取之以为词名。”《如梦令》的原名叫做《忆仙姿》，相传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作，因嫌其名不雅遂取尾句“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中的“如梦”得名。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

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在李存勖的这首《如梦令》所营造的意境当中，是一个迷蒙孤寂的场景。那一回的欢宴之上，他瞥见了丛烟里嫣然泰定的她。那一对望，仿佛穿透了彼此几生几世，仿佛那些命里的债注定要在这这一刻清算完毕。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忘了这一日的聚首。和泪相送的痛，不是求不得，是不能求。所以，他说，“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情事里的孽债向来都是不分公允的，肆意折难那些痴男怨女。后唐庄宗也不能例外。于是这首小令，读来让人觉得，细腻忧伤，婉丽多姿。但因着作者心里的情太浓重，于是这首词作起来总不



会那么顺畅。它需要雕琢，那也是一个对自己内心情感作出评断的过程。

所以，字斟句酌造就了它的情意担当，却也因此使得它放在这一处和李清照的《如梦令》相对照时有了逊色之处。因为李清照的《如梦令》不事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纯真。朴素。流畅。安静。往复不惊。婉丽清静当中却又自有一道无法言说的力。

李清照这一首《如梦令》旨在忆昔。寥寥数语，是随意而出，但也惜墨如金，字字清美，句句意深。醉兴之情在日光稀薄之时，在意兴阑珊之际，依然保持了最原始的纯洁天真。

这是李清照最广为流传的一首词，后人对这首词的探究也最为深刻到位。关于词里的第一个字“常”是否有误，古今有异。这是被多数人忽视的一个细节。《百家唐宋词新话》里有一段话专评此字：

“唐圭璋云：李清照《如梦令》第一句云‘常记溪亭日暮’，‘常’字显然为‘尝’字之误。四部丛刊本《乐府雅词》原为抄本，并非善本，其误抄‘尝’为‘常’，自是意中事，幸宋陈景沂《全芳备祖》之可贵。综观近日选本，凡选清照此词者无不作‘常记’，试思‘常’为经常，‘尝’为曾经，作‘常’必误无疑，不知何以竟无人深思词意，沿误作‘常’，以讹传讹，贻误来学，影响甚大。”

虽然“常”依旧为流传本里的字，它是否确实被误传也尚未确证，但单凭这一点，足以反映出李清照当时盛名在外。对于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才女而言，即使流传下来的词章里真的出现疏漏，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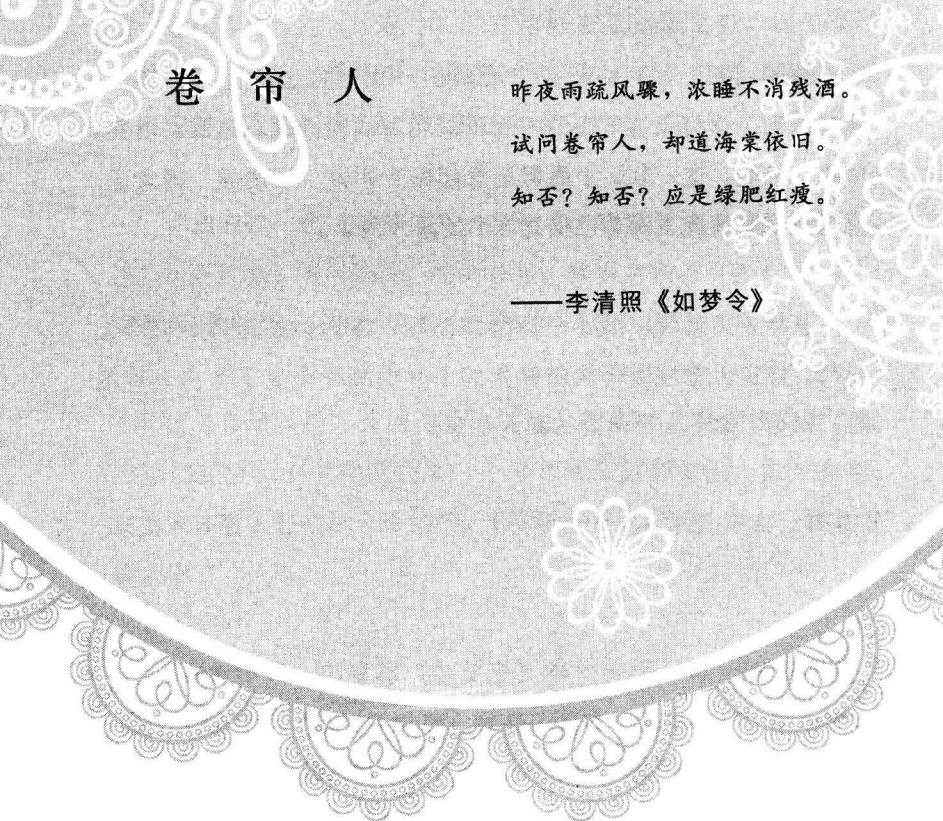
整部《漱玉词》映照了李清照的一生，而这一首《如梦令》真是牵系了李清照这丰盛的一生里清明香丽的始端。纯洁。清美。鲜艳。婉丽。这一刻，于晨雾里念起那个叫做“李清照”的女子，才恍然发现彼此之间却已横亘浩浩汤汤九百年。

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清温的时刻，当你拈起这首小词吟上口时，你定会觉得那一刻仿佛真的于大明湖畔遇见了十六七岁的她，初见了她——李清照的正大仙容。

卷 帘 人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



那一年暮春，她的身体和心智倏然之间茁壮起来，仿佛是一夜长大。少女总是带着隐隐不明的神秘力量，那一种纯洁的内核里渗透的气场总能牵绊住周遭的物象之流。而此时的她更是亭亭玉立，具备蛊惑时光的能量。

她也知道，自己开始变得幽柔敏感，身体里不经意之间竟已种下了一朵含苞待放的大丽花。

阳历三月末，草木旺美。只是她放眼望过去，依然可以觉察出那萎靡之细微。那些红的蓝的黄的花仿佛已不如寒食时浓密艳丽了。唯有那海棠，始终新艳欲滴，形韵俱胜，令她爱赏不已。临水照花，花欲乱，人难眠。没有人知道，她开始需要一个怜恤自己、珍爱自己、懂得欣赏自己的男子了。

侍婢走上前对她说，半盏清酒一枕眠。于是她对月自斟，低眉独饮，企望换得一夜安眠。少女失了眠，那是光阴的罪过。谁来把她赏，谁来将她怜？那一点点思春的心思被那萧索夜雨放大到羞耻的地步。她坠落进自己一个人的儿女情长里无法自拔，于是她唯有借那半盏清酒换得一枕安眠。

不料一夜寤寐不仅未能消却她心里的少女新愁，那愁竟又浓重了几分。残留的酒意带着半梦半醒的恍惚，她于阴翳浓愁里窥得那光天化日之下遮不尽的萧索。于是，只见她唤来侍女